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林子存初搃集序

不肖弟皖城守兆珂謹撰



性無生生復體果有言耶其未嘗
有言耶夫龜浮焉負造物直開其
秘豈其斷元後而不錯煊以文也
乎即孔欲無言老貴希言釋氏妙
義非闕文字然二十篇五千言四十二

章抑何疊、也鑿開天路顯彰化源
豈虛哉寢澌寢蝕二氏已差儒
六軼焉吾家午尼先生與道合真
默機動務追三岐而指南之所為
洋、纒、宣之口筆之書者飛簷
風雨亦湊河沱要皆於可使由中訓
究體譯其不可知者蓋先生嘗有

言曰人之性本善也本是孔老釋
迦本自時中本自清淨本自寂
定而非有待於孔老釋迦而後能
時中而後能清靜而後能寂定
而後能孔老釋迦也故三教合一之
旨于以悟世度人還返于性焉爾而
議者謂將桃李梅合為一大樹豈不

謬哉迺神先生者輒緣飾異蹟
以竦世聞詹、矯誣詫為實錄噫
先生之言固在而必是侏詭者以鳴乎
不佞虞大教淪湮寫集真諦甫考
成而三山王真剛君以重刻全集徵
余言王君於師門為篤信最而茲編
殺青壹因原本余喜而題曰存初摠

集或曰夫存初云者非存集之原初
與然則真諦之摘奚也余應之曰夫
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真諦取精
於摠集中然非摠集不足以睹大全
且先生悟世度人只欲人自悟自度
何以自悟自度自復其性而已夫性
者吾心之初也先生之初也孔老釋

迦之初也是之謂存初

省

萬曆丙午一之日



存初集叙

人生無初乎曰有初人生有初乎曰
無初無初而有初也者無以之有也
有初而無初也者有以之無也有太
極則有初矣太極本無極則無初
矣而知太極之未始有初也而不知無
盡之未始無初也今夫鴻濛而文明之

而世失其初矣嬰孩而老毛耆之而人失其初矣何思何慮而憧：往來之而心失其初矣故初之流而末者勢也夫末則初之窮矣凡物窮則必反其本教也者以脩道而漸還之初也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者世之初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者人

與心之初也而老子而迦文亦若是則已矣故初不得末者剝也末而不得初者復也初之偶露於末者乍見也末之偶證其初者卒旦也始終之數若循環然蓋一代之運一人之身一日之間而元會運世固已具備矣善乎夏午尼先生之言曰天地不能自始得

聖人之終以為始天地亦不能自終得
聖人之始以為終故其為學也始以神
氣而自為造化以還性命既以性命
自為造化以了無生神氣而性命之
吾以是知其有初也性命而虛空之
吾以是知其無初也當其有有無之
利當其無有有之用必有之用極而無

之功顯故無之理至而有之迹滅矣而
果有初邪而果無初邪無有初亦
無無初而又奚待於存者耶然則茲
集之以存初名也其亦脩道之教之
所由而已矣夫無初而有初之有初不
易也有初而無初之無初又不易也必
存初而乃有初有初而乃無初是教之

序也故存心之初者存人之初也存人
 之初者存世之初也存世之初者存
 天地之初也故無存而有存無初而
 有初是故得存而忘存得初而忘
 初

晉安門人蔣奕芳拜手撰

林子

原宗圖

門人游萬儁校輯



人

天

地

道得一
 儒主一
 釋歸一

原宗圖說

林子曰。太極分而為三才。曰天。曰地。曰人。人有三宗。曰儒宗。曰道宗。曰釋宗。儒以孔子為宗。道以黃帝老子為宗。釋以釋迦為宗。

林子曰。太極者。一也。天以一而陰陽之。一陰一陽者。天之夫婦也。地以一而剛柔之。一剛一柔者。地之夫婦也。至於人。則以一而仁義之。而仁義之大。莫大於三綱。故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者。三綱也。而天

下萬世。顧乃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不知立人之道。以斷棄此三綱者。何與。至於男而婚之。女而嫁之。又且不能盡仁義之大。而三綱為之不振者。蓋亦有之。噫。安得有盡性至命之徒。而與之論天地人之始。儒道釋之初。男必婚。女必嫁。陰陽剛柔仁義之大道也哉。今既未見其人矣。則余能不任三門之責。而使天下萬世必男而婚之。必女而嫁之。如天之必陰必陽。地之必剛必柔。而仁之。而義之。而三

網之無有乎斷棄而不振。然後余之心始慰。
未見其人。教女必教。則綱柔二義之方。道。子。
封。而與之。備天此人之故。需直。釋之。以。畏。必。
之不。射。者。蓋亦。育之。節。安。野。育。盡。封。至。命。之。
女。而。教。之。又。且。不。謂。盡。二。義。之。大。而。三。剛。為。
之。道。以。猶。棄。此。三。剛。者。何。與。至。於。果。而。教。之。
不。萬。世。贖。已。育。畏。不。教。育。女。不。教。不。映。立。人。

林子

門人游萬儁校正

王應濂命梓

倡道大旨

竊惟天開地闢。庶類繁生。而首出御世者。則
有渾敦氏。君臣之所由始。政教之所由起。混
茫肇開。此一時也。逮至羲黃之世。人文始畫。
制作聿基。媒灼既通。則民知有夫婦之別。姓
氏既正。則民知有父子之親。自開闢以來。而

至於斯又一時也。歷唐而夏而殷而周。人文丕著。制作大備。君臣父子夫婦之際。既秩既叙。綦隆化中。郁郁其盛。盛而必衰。理之常也。辟日中天。能無昃乎。故繼文武成康之後。時則有孔夫子之聖。生於其間者。雖善不尊。述作自見。自開闢以來。而至於斯又一時也。自此以後。人私其學。迂怪枯槁。踈慢支離。異端竝起。而三教從此分矣。於是始有斷棄三綱。而以為高且潔者。或由於三綱之中。而至於毀裂三綱者。亦有之。故不揣僭陋。而有歸儒宗孔之說者。因時之宜以救敝也。夫由開闢而至於渾敦。由渾敦而至於羲黃。統天御極。于以振起三綱之常經。由羲黃而至於孔子。由孔子而至於今。徒托空言。亦以維持三綱於不墜。要之古今殊時。卑高異位。無非所以體天以弘化。任道而覺民也。然三代以前。斯道在上而不在下。三代以後。斯道在下而不在上。三代以前。不惟斯道之既明。亦且斯道

傳道大旨
之既行。三代以後。不惟斯道之不行。亦且斯道之不明。三代以前。則如彼。三代以後。則如此。然則身斯道之責者。能無傷今之意。反古之思邪。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梓

三教經畧

大學

錄大學中庸首數句而其意已備矣或欲取全文及諸經傳而誦之無不

者可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中庸

大學止至善推之而至於治平
中庸致中和推之而至於位育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常清靜經

此篇道家之所以為道者備矣
或欲取諸道經而誦之亦無不

者可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彊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卽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道者。可傳聖道。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卽驚其神。既驚其神。卽著萬物。既著萬物。卽生貪求。既生貪求。卽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求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心經

此篇釋家之所以爲釋者備矣。或欲取諸釋經而誦之。亦無不可者。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

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

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卽說呪曰。

訶。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

跋曰。誦儒經者。當知喚起吾心孔子。誦道經者。當知喚起吾心老子。誦釋經者。當知

喚起吾心釋迦。孔老釋迦。我之所本有也。而孔老釋迦。余每曰三教先生者。以孔老釋迦。先我而生。而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爾。陳致虛曰。八字打開。中有見成公案。三氏俱有心印之說。而宋儒亦曰。人心如印板。豈不謂吾心之所皆備而見成者。三氏之真經乎。若果能真知此意。而得其所同然者。是雖手不持卷。口不念經。謂之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可也。如

或不知心所同然而徒索之文字之間。是雖手不釋卷。口不輟念。則亦何異於女史誦詩。內豎傳令。殆非孔老釋迦作經之本意也。六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已。口誦心行。卽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卽是被經轉。余於是而知三氏之教。以心行爲尚。而誦經者。甚無爲經所轉。斯爲得之。林兆恩謹跋

林子

門人游萬雋編梓

說夏上

夏也者大也。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而陰陽也。陰陽統於夏。陰陽而五行也。五行統於夏。退藏於密。卽儒是夏。谷神不死。卽道是夏。如是降伏。卽釋是夏。光明藏者夏也。活潑潑地者夏也。玄關竅者夏也。呼吸根者夏也。樂處者夏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夏也。一貫者夏

也。而得一歸一者亦夏也。執中者夏也。而守
中空中者亦夏也。以言乎其居。吾身之廣居。
以言乎其位。吾身之正位。以言乎其道。吾身
之大道。恍恍惚惚。杳杳冥冥。涅槃妙心。普現
一切。塞乎天地之內。超乎天地之外。先乎天
地之始。後乎天地之終。

說夏中

儒亦夏也。而仲尼之道在我矣。道亦夏也。而
黃帝老子之道在我矣。釋亦夏也。而釋迦之
道在我矣。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
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吾身正氣
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在太極之上
不爲高。在六極之下不爲深。先天地生不爲
久。長於上古不爲老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
而天地之夏在我矣。論覆則如天。而四生普
蓋論載則如地。而六道俱承。論明則如日。如
月。而光騰八表。輝徹古今者。吾身正氣。天道
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儒世間法也。道與

釋。出世間法也。而所謂夏者。亦夏亦儒。亦世間法也。亦夏亦道。亦夏亦釋。亦出世間法也。

說夏下

先天之理。夏備之矣。先天也者。天之先也。生天生地生人。而爲天之先者。先天也。故天者氣也。而先天不屬氣。地者形也。而先天不屬形。惟夏則非天非地。非氣非形。微乎微乎。其不可得而名言乎。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而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皇之所以爲皇帝。帝之所以爲帝王。王之所以爲王。而皇帝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儒之所以爲儒。道之所以爲道。釋之所以爲釋。而儒道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天得夏以清。地得夏以寧。人得夏以聖。皇得夏以道。帝得夏以德。王得夏以功。儒得夏以仁。道得夏以玄。釋得夏以

空。莫非天也。而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得夏以照。以臨。莫非地也。而山岳河海之屬於地

者得夏以峙以流。大而元會運世之終始乎
天地者。得夏以綱以維。小而飛走動植之竝
育於天地者。得夏以生以成。

入爵夏以望。皇爵夏以道。帝爵夏以
首。然夏焉盡之矣。天爵夏以青。地爵夏以寧。
爲首。鞞之。以爲鞞。而爵首鞞之。至地。至地
者。然夏焉盡之矣。謝之。以爲謝。謝之。以爲
爲帝王之。以爲王。而皇帝王之。至地。至地
者。然夏焉盡之矣。皇之。以爲皇。帝之。以爲

林子自書心鏡指迷卷端

曾張子方造宗孔堂。問天地之道
於林子。林子曰。觀之吾身。則知天
地矣。張子方曰。吾身至小也。天地
至大也。以吾身而觀天地。吾豈能
釋然於夫子之言也。林子曰。此非
余之言也。中庸曰。博厚配地。高明

配天。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非所謂參三才而為吾身之一天地耶。載觀之。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是易之言益又甚焉。斯亦不足異矣。而吾心之分量。則固若是其大也。乃復指堂所懸鏡以語之曰。惟此一鏡

亦云小矣。物物皆備。何廣大也。纖悉不遺。何精微也。又况此心之廣大精微者乎。特患不能致之盡之。而有以塵之爾。於是子方幡然悟曰。吾塵吾鏡久矣。一聞夫子之言。殆如眊者復能覩焉。遂強為著書。以與同志者共之。余乃撰心鏡指

迷篇龍江兆恩

而首以聖之爾。故晏子之辭。亦謂
大辭。猶若乎。其意不謂。疑之。蓋之
悉不盡。何辭。辨也。又氏此心之氣
亦云。心矣。然亦皆辭。何貴大也。

林子

門人王興重閱

心鏡指迷

并小引

林得泰命梓

余嘗懸一鏡于宗孔堂。其製圓。度其圍尺。
又嘗懸一鏡于心聖軒。其製方。度其徑寸。
有六。是雖大小方圓之不同。而其中之所
涵。何其深遠而廣大也。夫鏡有形也。特一
物爾。而其中之所涵。能深遠廣大如此。又
况吾心之鏡。非形非物。非大非小。非方非
圓。非內非外。非有邊旁。非有上下。不可以

廣大而擬議之也。不可以深遠而測量之也。然是鏡也。仲尼得之於周公。周公得之於文王。文王得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得之於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得之於盤古氏。盤古氏得之於自然。

林子曰。鏡之所以能鏡者。以未始塵之也。鏡塵矣。而謂之鏡可乎。心之所以能鏡者。以未始塵之也。心塵矣。而謂之心可乎。或問心之

鏡之塵。林子曰。衆人外物於聲色臭味。而塵乎其心之鏡也。學者內物於意必固我。而塵乎其心之鏡也。又問何者謂之物。林子曰。物也者。物之也。夫心本無物也。而物安能物之邪。物之所以能物之者。以心之物乎其物也。心物乎其物。則心疑乎其物矣。故塵積而不散。鏡豈能明。物疑而不化。心豈能虛。

林子曰。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是不能廓然大公。而蝕其所以照之。

之體矣。之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畏敬而辟之。其所賤惡而辟之。其所哀矜而辟之。其所教惰而辟之。則是不能物來順應。而乖其所以照之之用矣。

林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不以天下之大塵乎其心之鏡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者。不以一介之微塵乎其心之鏡也。

林子曰。怒者。鏡之塵也。而不遷怒者。不使塵之也。過者。鏡之塵也。而不貳過者。不使塵之也。非禮者。鏡之塵也。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不使塵之也。

林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鏡明矣。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其鏡照矣。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惟恐其有以塵之也。

余嘗謂心其一聖人乎。又嘗謂人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心也。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心之虛靈知覺邪。然心固在我矣。心在

我則虛靈知覺在我矣。虛靈知覺在我則聖人在我矣。故曰聖人與我同類者。而心之鏡又焉有不同邪。故夜氣清明。仁義之良心之與聖人同也。而旦晝牯亡。禽獸不遠。不謂之塵其鏡而昏之邪。蹴爾不屑。良心之激發之與聖人同也。而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不謂之塵其鏡而昏之邪。故曰陷溺其心者然也。而非其心之鏡之初也。

林子曰。老者。朋友。少者。皆涵於此心之鏡。

中矣。而其所以安之。信之。懷之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上而天下而地。中而萬物。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位之。育之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亦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通之。而一息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

或問仲尼而下。此鏡亡歟。林子曰。仲尼之鏡

在人心。不惟知者有此仲尼之鏡。而愚者亦
有此仲尼之鏡。不惟賢者有此仲尼之鏡。而
不肖者亦有此仲尼之鏡。但知者以其知而
塵其鏡也。愚者以其愚而塵其鏡也。賢者以
其賢而塵其鏡也。不肖者以其不肖而塵其
鏡也。

林子曰。心之鏡太虛也。仲尼之心之鏡太虛
也。仲尼之心之鏡非有異乎人也。仲尼之心
之鏡之太虛非有異乎人也。

或曰。鏡以古而珍。而仲尼之鏡由春秋以來
至于今。不謂其古之可珍邪。林子曰。若曰仲
尼之鏡始自春秋。則仲尼之鏡亦不可謂之
古矣。殊不知仲尼之心之鏡。未有天地。先有
此鏡也。吾人之心之鏡。亦未有天地。先有此
鏡也。故人雖有古今也。而人之心則無古今
矣。鏡雖有古今也。而心之鏡則無古今矣。
林子曰。以鏡涵鏡。則彼鏡之所涵者。又涵於
此鏡之內矣。以心鏡心。則先聖之所鏡者。又

鏡於後聖之心矣。或曰六經之道燦如日星。豈不涵於聖人之心之鏡歟。林子曰。豈惟聖人。人皆有之。而聖人之心之鏡能不塵爾。吾惟吾心之鏡而不塵焉。則聖人之心之鏡在我也。聖人之心之鏡在我。則雖未有六經之先。而六經也。我可得而作之矣。至既有六經之後。而六經也。我可得而述之矣。蓋心無彼此。而聖人六經之道。不過先發吾心之鏡之所同然。以照臨天下萬世爾。故以鏡涵鏡。則鏡鏡相通。以心鏡心。則心心相照。

林子曰。鏡此鏡之所鏡。則彼鏡之物物色色。可得而數也。鏡吾心之所鏡。則聖心之淵淵浩浩。可得而知也。鏡固無異照矣。聖其有異心乎。故不特以此心而曠然以通聖人之心焉。聖人卽我。我卽聖人。而聖人之心無異鏡也。抑且以此心而曠然以通天地之心焉。天地卽我。我卽天地。而天地之心無異鏡也。

也。且以此心而觀然以無天此之心焉。天
無聖人。嗚呼。嗚呼。聖人之心無異。竟
心乎。姑不計以此心而觀然以無聖人之心
哉。吾可辨而味也。竟固無異。然矣。聖其有異
可辨而味也。竟吾心之視。竟。限。聖心之
林子曰。竟此。竟之視。竟。限。斯。竟之味。色。也。
竟。竟。昧。無。心。竟。心。限。心。心。昧。然。

跋

夫心也者。心也。以神用者也。鏡也者。鏡也。
以形用者也。

先生何以心鏡教人哉。蓋以心語心。雖賢智
而莫察。而以鏡語心。雖愚不肖而可通。是
故堯舜之心。堯舜之鏡也。而唐虞之民。無
不在照臨之中。孔孟之心。孔孟之鏡也。而
諸子百家。無不在畢照之下。秦火焰矣。此
鏡之在人。心者未嘗灰也。漢唐宋駁矣。此

鏡之在人心者未嘗亡也。故含虛而受自誠而明。辟鏡之未始塵矣。心有未純。明有未至。辟鏡之始有塵矣。然自古未有以心鏡教人者。蓋自先生發之。豈不誠古今之一大快邪。一塵不染。虛靈自在。而吾心之神明不測。殆非鏡之所能及。其所謂堯之如神。舜之大智。孔子之一貫。孟子之盡心。不在是乎。而先生心其聖人云者。端於是而益信也。門人董大霖頓首拜識。

跋

春受業於

先生有年矣。逮追陪於金洲借借室。始得覽先生心鏡篇。三四讀。不覺喟然嘆曰。大矣哉。鏡之所以爲鏡乎。俯一鏡於中天。而山川草木。無不畢照。仰一鏡於大地。而日月星辰。無不包羅。然此囿於形者也。而心之鏡之大。則非形之所能囿矣。其所以畢照而包羅之者。又豈止於鏡而已乎。但塵焉。

者。衆人也。磨垢以求明者。君子也。不待明而自無不明者。聖人也。故仲尼之心明鏡也。以之而照春秋事功。不讓於堯舜。先生之心明鏡也。以之而照當世事功。允配於仲尼。是先生之鏡。視仲尼而重光。仲尼之鏡。得先生而益顯。仲尼之與先生。蓋先後相授守一鏡者也。門人林常春謹跋。

跋

道清受業於

三教先生之門十餘年。始聞心鏡之指。即請問於先生曰。豈非聖人之心之明鏡乎。先生曰。然。道清曰。此聖人之道之大也。殆非道清之所能學也。先生曰。汝原有此鏡。在汝之心。汝自有之。汝自失之。爾。赤子之心。汝之心鏡也。汝豈無此赤子之心邪。汝其試思之。道清曰。鏡既在我之心。又安能失。

之。先生曰。赤子之心。豈能失之邪。特塵之
爾。敢問赤子之心。先生曰。汝之心。赤子之
心也。赤子之心。大人之心也。大人之千變
萬化。皆由此鏡中出也。大人之聰明睿知。
皆由此鏡中出也。汝自塵之。汝自失之。於
是道清以爲聞所未聞。不覺踴躍而喜。願
執侍終身。以期不失此鏡焉。而後已也。梓
人竣事。僭言卷後門人陳道清百拜跋。

門人馮萬雋校

常明教

常明也者。心性常明也。常明心性也。心性常
明者。本體也。常明心性者。工夫也。

聖人者。心性常明也。賢人者。常明心性也。心
性常明者。性之也。常明心性者。反之也。

聖人者。明之而至於盡。無常而無不常也。賢
人者。常而明之。不使昏也。

以其生意之謂仁。以其常惺惺之謂敬。以其

寂然不動之謂誠。

聖人之所以應萬變而不窮者。惟此常明之體。隨感而應爾。

日月常明也。深穴而處之。而謂日月之不常明。心性日月也。一點昭靈。炯炯不昧。晃朗宇宙。照徹古今。但常人徇於私欲。學者謬於意見。譬深穴而處之。而謂心性之不常明。人知動之之謂妄。而不知靜之之謂妄。常明則無妄矣。

常明有動靜歟。林子曰。未嘗動。未嘗靜。未嘗不靜。惟無動靜。故無寂感。寂然不動者。此常明也。感而遂通者。此常明也。

夜氣之際。常明也。而旦晝則牴牾之。

遷善者。復此常明之本體也。改過者。去此常明之障蔽也。

喜怒哀樂者。情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者。適也。惟常而明之。則能御乎其情。而安於所適矣。

常明教
何思何慮者。常明也。憧憧往來者。不常明也。常明之謂一。常明之謂中。

當行而行。當止而止。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者。常明也。

常明則識量自大。常明則渣滓自消。

常明則譽不喜。毀不怒。利害生死不入其心。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常明矣。

德之不脩。脩此常明之德也。學之不講。講此常明之學也。

心性有一刻之不常明。則不足以合德天地矣。

心存便是主敬。主敬者。常明也。

造次顛沛。能常明。方是工夫無間斷。行不著。習不察。不常明也。

心有一毫之偏向。卽是不能常明。

變故一臨。而不能平心易氣以處之。是不能常明也。

抑亦先覺者。常明也。逆詐億不信者。不常明。

也。

常明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念念不忘者。常明也。

必有事焉者。以常明爲事也。

忘之則不能明。助之則有以傷其明。惟勿忘

勿助者。常明也。

視聽言動。處事應物。無非此常明運用。學者

當常自提撕警覺。

正心者。恐其不常明也。勿正心者。亦恐其不

常明也。

讀書不務博。欲以印證此常明也。

堯舜與人同者。性善也。性善者。常明也。

不能人人而面悉之。假之論著。以發揮此常

明也。

常者。常之也。常之而復常之。故存存而匪懈。

明者。明之也。明之而復明之。故昭昭而不昧。

人人有箇大常之道。不可得而易者。與天地

相始終也。人人有箇貞明之道。不可得而熄

者與日月相炳煥也。擴此常明而大之。欲盡天下之人而常明之。而常明於天下。欲盡萬世之人而常明之。而常明於萬世。斯謂之一體之學。盡性之功也。以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惟擴此常明而大之也。

跋

吾

師三教先生。以聖人之學。倡道于南海之濱。一時有志之士。從之遊者衆。璋不自知其年之邁。遂介贄門下而受業焉。俄頃之助。卽有觸吾本體之常明。不自退讓於仲尼之聖。而卓然以爲己任者。或問之曰。聖可學歟。曰。有爲者亦若是。本體之常明。途人之堯舜也。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卽使狂

者亦能作聖。而况非狂者乎。故人人皆性善。則人人皆堯舜矣。曰。聖可學也。則吾既得聞命矣。而道釋之不綱常也。其來舊矣。而誰與易之。曰。此固先生之心也。先生視天下卽其家也。男而昏之。女而嫁之。其亦父母之心乎。紀而帙之。以傳信天下萬世者。孟子所謂必來取法。而爲王者師也。且孔子之道大矣。當春秋之叔季。而能免於削迹伐木陳蔡之厄也。幸矣。而萬世而下。

信之惟恐不篤。學之惟恐不及者。何也。豈非其道之大。寢遠而寢昌歟。大抵先生之教。以聖人爲可學。以綱常爲已任。嘗有言曰。道莫大於綱常。舍綱常之大。非聖人之學也。又曰。赤子之心。聖人之心也。又曰。聖人每同衆人以爲聖。愚人每異聖人以爲愚。又曰。聖人之道。易知也。易能也。語道而衆人之不可以與知。而與能者。非其道也。凡類此者。皆常明之旨。因而述之。卷後以

見傳而必習。亦以垂死之年。而聖人之學。不敢斯須而或怠也。門人劉璋百拜謹跋。
嘉靖辛酉臘月八日

學也。又曰。赤子之心。聖人之心也。又曰。聖
曰。童莫大於臨常。舍臨常之大。求聖人之
性。以聖人爲百學。以臨常爲已。其嘗自言
非其童之大。竄教而竄昌熾。大外去主之
計。之卦。恐不真。學之卦。恐不又。其何也。豈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

本體教上

常明其本體歟。林子曰。日月有明者。本體也。
容光必照。

本體之昭昭者。明也。本體之不息者。常也。
本體者。未發之中也。

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

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本體也。

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者。本體也。

一念未起。鬼神莫知者。本體也。
虛靈者。本體也。

寂然不動者。本體也。而感而通之者。利於用
矣。

知來其本體之神乎。藏往其本體之智乎。

洗心退藏於密者。復此本體也。

堯舜之所謂允執厥中者。其本體之謂中乎。

孔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其本體之謂一乎。

本體之寂然不動者。誠也。本體之神妙無方

者。聖也。

本體則本自廣大。故曰浩浩。本體則本自靜

深。故曰淵淵。

明此本體。則建諸天地而不悖。明此本體。則

質諸鬼神而無疑。明此本體。則考諸三王而

不謬。俟諸後聖而不惑。

本體教中

先天一氣。混元至精者。本體也。

生身之源。受氣之初者。本體也。

本體則湛然常寂。本體則常應常靜。

七返者。返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

復命者。復此本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

本體者。自然也。

損之又損。以至無爲。以復自然之本體也。

得此本體。而一真不妄。謂之真人。得此本體。

而神化不滯。謂之神仙。

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曠

劫不壞者。金丹也。

本體則爲鉛汞之根。本體則爲陰陽之祖。

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

若稍屬之。知且識焉。卽非本體。卽非天也。

守此本體。謂之守中。得此本體。謂之得一。

綿綿若存者。本體之常存也。

本體謂之元始。本體謂之太乙。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者。此本體也。在六極

之下。而不爲深者。此本體也。先天地生。而不

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此本體也。

本體教下

自性者。本體也。

本體能生萬法。本體能生智慧。

本體本自金剛。本體本自圓覺。

本體本自清淨。本體本自平直。

本體本不住色。亦不住聲香味觸法。

本體本不着我相。亦不着人壽衆生相。

本體外離一切有相。本體內離一切空相。

本體則爲不二法門。

佛者覺也。謂本體虛而能覺也。

識此這箇○麼。這箇者。本體也。

惟此本體。本不生滅。

惟此本體。本無無明。

本來面目者。本體也。

人人具足者。具足此本體也。

本體則無色無空。本體則無人無法。

本體則妙湛圓寂。本體則體用如如。

卽時豁然。還得本心。則本體之障蔽徹矣。

本體本無邪見。亦不愚迷。僞詐。亦不貪求。執著。

論聖則衆聖中王者。此本體也。論神則六通自在者。此本體也。論覆則四生普蓋。論載則六道俱承者。此本體也。

此本體本不生滅。

此本體本不生滅。

此本體本不生滅。

跋

周子曰。寂然不動之謂誠。誠也者。本體也。惟此本體。孔子得之以爲儒也。黃帝老子得之以爲道也。釋迦得之以爲釋也。先生得之以爲夏也。惟此本體。儒之所以爲儒也。道之所以爲道也。釋之所以爲釋也。夏之所以爲夏也。惟此本體。堯舜文武之所以君天下也。惟此本體。臯夔伊周之所以相天下也。惟此本體。仲尼孟軻之所以師

萬世也。以此本體上而爲天。則有天。天者存。而天道以清。以此本體下而爲地。則有地。地者存。而地道以寧。以此本體中而爲人。則有人。人者存。而人道以明。以此本體微而爲物。則有物。物者存。而物道以生。以此本體而行達德。則知爲天下之極。知仁爲天下之至仁。勇爲天下之大勇。以此本體而行達道。則君臣以義。父子以仁。昆弟以序。夫婦以別。朋友以信。本體之功用。固若是其大矣。要之易簡焉。盡之。而爲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與能者。若愚夫愚婦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焉。卽非本體。卽非聖人之道也。門人劉獻策謹跋。

之能也。門人隆熹策對。知天下之極。知仁
而不稍昧。不稍言焉。嗚呼。非本艷。嗚呼。非聖人
愚教之。而與味。而與稍。若愚夫愚教之
若。是其大矣。要之。易簡。盡之。而為。愚夫

